

分 流

6 1970

M.C.(P) 1999



趙文 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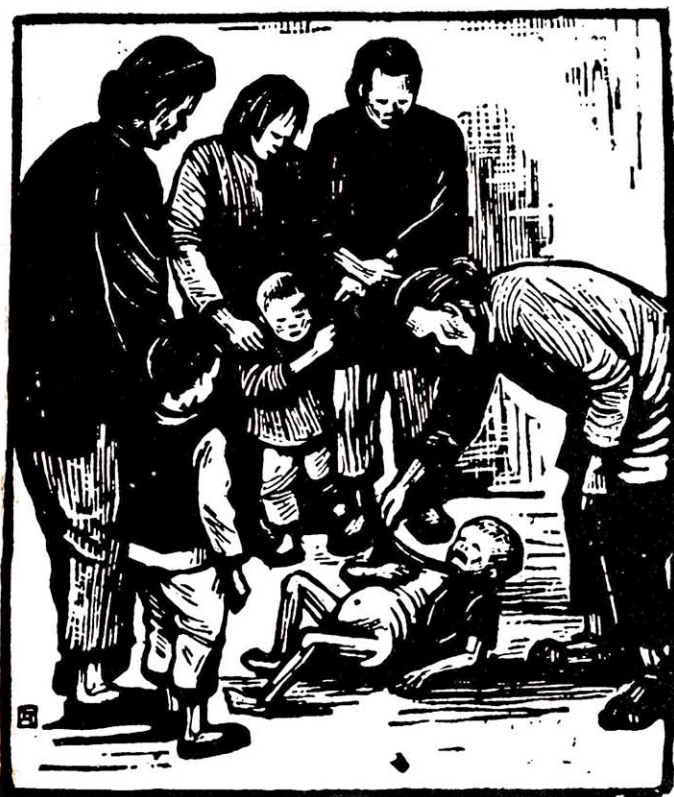
2

抗战八年木刻选

(二)

棄 嬰

陸 田



生 活 的 傾 訴

阿 楊



象这一类贫穷困苦的悲惨形象，
在我们是习以为常的，然而，这样的
现象，在某些新型的社会里，不是已
经成为了历史的陈迹了吗？
朋友，你对这有什么感想？

奔流

■ 月
■ 刊

一九七〇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

身
己

第二期 目次

小 說

MC	游十二	2
不是故事	麦 文	5

評 論

反对形式主义诗歌	史 彬	14
----------------	-----	----

詩 歌

北方组诗	诸 人	4
悼俄亥俄州四位被害同学	文 淇	13
把眼泪忍住	林 康	13
心声	吴 亮	13
文坛	崇 汉	20
短歌集	雷 明	20
给那些诗人(工場詩鈔)	史 红	12

專 題

鲁迅先生与中国新木刻运动	张 望	8
--------------------	-----	---

文 娛 廣 場

看意乱情真 谈文学创作	何 川	11
谈屋	悦 群	10

舊 文 新 錄

割胶	萧 村	16
乌鸦	丹 子	19
落叶	林 西	18

沃 土

奴才的下场(小說)	文 心	21
朋友们团结起来(雜文)	廖 盛	23
故乡(詩歌)	鍾 浩	22
我们和你们不同(詩歌)	关 予	23
写给可敬的朋友(詩歌)	锦 亮	23

读者来鸿	读 者	24
稿约	编辑部	24

野火(木刻)	迪 支(封面)
生活的倾诉(木刻)	阿 杨(封二)
弃婴(木刻)	陆 田(封二)

編輯者：奔流月刊編輯部

50-A Changi Road, Singapore 14.

承印者：東藝印務公司

銷售者：各大小書店

定價：每本叻幣三角

MC

游 十 二



六 我們將要求學校給她補考

MC 并没有出来，我去找她的时候。

「我们将要求学校当局给她补考！」

MC 的父亲，MC 的母亲，这样地叫着，我刚坐下。

「Magaret 怎样了？」

我并不曾预想到一个可怕的答案正在等着我，还轻松地幻想着 MC 正躺在房里，旁边最多是一些水果，几个药罐；并预想着怎样于见面时安慰她。

那两位 MC 的监护人，这才对望了一眼，坐了下来。

「Magaret 现在在圣·变色龙儿医院留医。」

七 不要輕信謠言

我的一个老同学，时九春，于高中毕业后，欲为邦国服务而无门，刚好在那所医院工作，有一次，我们在蓄水池里聚会。我跟他提起了 MC 的事——

「女人呀！你的名字是弱者！」他这样地，低声地喊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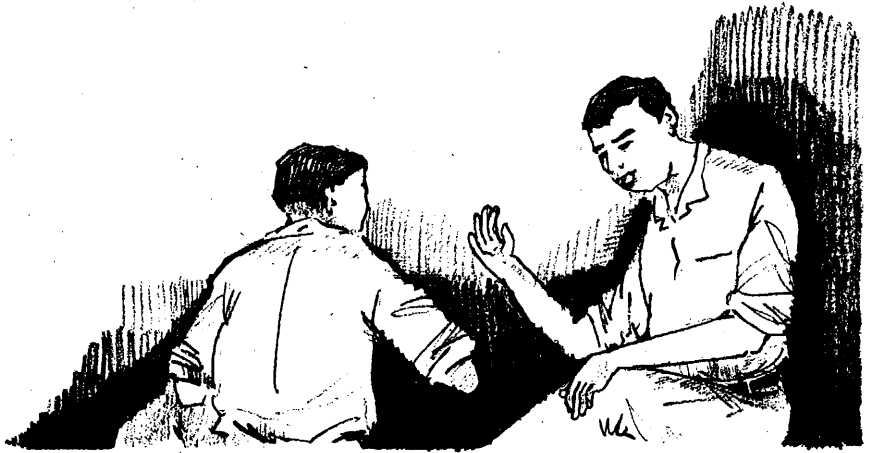
紧接着，他「制造」出下面这些「谣言」：

「那一天晚上，我刚好值班，院方接到了一批新「货」，这里头就包括了你所说的这位。这是一个瘦小的女子，我特别注意她，因为她随身带了很多的笔记、课本，决不适合一个「病人」所应有的；但我们的院长，胸前挂着镀金的十字架，白袍裹身，慈祥地特别「恩准」。这还是她的父母，男的西装毕挺，女的顶着「牛粪」，在院长前面吱吱喳喳了好半天才得到的结果。」

「院长！你们可要把 Magaret 医好，她还要考试的！」

这是他们的第一句话。

· 头等房，每天卅三元。



第一次我推着药车，经过她住的房时，她在床上躺着，张着大大的眼睛。她的妈妈替她把全部笔记搬到旁边的桌子上。穿西装的在旁边说着：

「还有三天，不要紧，你会好的！」

第二次，第二天早上。这次是派药水到她的房里。她睡着。呼吸似乎很平均，一本笔记本掉在床下。把笔记本拾起来，那是我的职责。顺便翻看，密密麻麻地写满了东西。我明白了这个道理：他们就是要你读不完的，要是读得完，那才是怪事。其后几次我不是看见她在读着便是睡着，书本或笔记捏在手中，丢在床上或掉在地上。

「病人是应多休息的。书少读的好！」我这样跟她讲，第六次给送药水时。

似乎很惊奇，但马上声音便哽咽起来了——
「我读不完！」声音很尖，急促地。

考前前晚吧！第十一次送药水。

头等房里有尖的哭声。不大，但眼泪很多，一滴滴地掉在被褥上；满床的书本和笔记。她的双亲，翻着笔记本：

「Magaret，读得怎样了？」

「Magaret，明天能考吗？」

连他们都没了信心。

这使得 MC 把哭声提到另一个高度。还诉说着，近于嚎啕，并有点歇斯底里。

「完了！什么都完了……」

护士们都跑来了，空气忽然变得有点紧张。

MC 死命地翻着书页，咬着手指，哭着，肩膀不断地抽动着，眼泪不断地涌出来……

第十二次，中夜。

MC 坐在床上，哭着，咬着手指，不断地看着壁钟……

其后数天，她的神经一天一天地崩溃。

她已被令不准看书，她也懂得并不可能去参加考试；但她还是每天看看书本，一天换一科。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二点那段时间里，坐立不安，一会儿坐起，一会儿躺下，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不时地看着时钟，脸色青白……

有一天晚上，她忽然大叫起来：

「我要去考——」冲出病房。

男护士全拥了上去，抓回房里。

最后一次，她成功地逃到外边的马路上。

但——两位孔武有力的警士，把她抓到了，
「放回原位」。

第二天，她就不见了。

听说——那个守门的印度人跟我说——是送进了板桥医院。

周围的天色似乎暗了很多。但仍旧是绿草如茵；有很多可爱的少女，披着乌黑的秀发，打着花瓣，穿着艳丽怪异的衣服，跟着另外一些同样的少女，或同样的「小伙子」，在四周留连着；到处都是笑语；到处都是笑脸。

「在这可爱的土地上，阳光是多么明媚！」

煞 尾

MC 的父母和学校——大学当局，通过她所进行的这场交易就是这样结束的。MC 父母这两位投资者，由于没有远见，又缺乏科学的业务经营管理方法，更因了不懂得现阶段职工运动的必

北方组诗

北方

林康

在北方
我们有一望无际的森林
在北方的森林里
我们有一泻无遗的欢欣

在北方的森林里
我们有燃烧不尽的篝火
在篝火的红火里
跳动着我们的
灿烂的火样的生活

北方 它就是这样的
美丽的字眼
谁想起了北方
谁听见了北方
谁就会毅然地跨步向前

激动的日子

雷明

一阵春风，
从祖国的北方
带来了好消息。

我们的心呵，
迅速地跳动，

我们的脑海呵，
不停地翻腾。

擂万遍鼓，
唱万首歌，
也表达不了
我们心中的欢喜。

我们以激昂的心情，
迎接我们的胜利。

火

方波

黑沉沉的大地？
啊，不！
在大地的北方，
不是正燃烧着火么？

火，星星之火？
啊，不！
是将来的火海，
是即将遍地燃烧的烈火。

那里干柴禾多？
让我们再点它一把火，
让烈火燃烧得更盛更猛。

啊，火——
已经烧起了，
还会熄灭吗？

须现代化，在这次投资中，看来是血本无归的了。

这样的戏每年不断地重演着，但似乎并不听到怎样的怨声。

「书读不完竟要弄到发神经！」

女人呀！你的名字是弱者！

但——男孩子又在那一点值得光荣的呢？南洋大学的学生读到精神衰弱，吃安眠药，镇定剂的大有其人；而新加坡大学也不差！

就算体格异常坚强，不用吃安眠药吧：那可就是强者的定义？那仍然并不是强者——只要眼睛只看着前途、文凭、金钱、女「孩子」、跑车……

「中庸」的但是「维护真理」的战士，现在可以，也应该站出来「控诉」了吧，因着MC的事。

「马上改换这吃人的万恶的会考制度！要不

……我们将号召举行「民主大选」……」义愤填膺似的。

「强烈抗议不合理的教育制度——这怎能培养得出刚强勇猛的下一代「儿」呢？……」煞有介事似的。

……

嚷吧！苍蝇们！

嚷吧！「英雄」们！

这社会——因着少数人的意志，为了多数本地人和少数本地人的利益，物质金钱的利益，正沿着一个地狱的蓝图被塑造起来；当然，人家会继续地讲着：「繁荣啊！它就在前方。」

而——

「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
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

（续完）

不是故事

麥
文

一方面是好
奇，一方面是心情
不大好，不想去外
面溜达，于是就留
在客厅里参加他们
的派对。

派对的主角都
是些十来岁的少年
人，有男有女。据
表弟说，这些大都
是他的同学，有几
个是同学介绍来
的，听说是英校
生。观众除了我之
外，还有舅母和一
些孩子们的父母。
真可谓济济一堂
了。

灯光一暗，音
乐一响，他们就立
即成双成对地按着
节拍在扭，在跳。
五只电吉他一起发
出尖锐刺耳的呼
啸，跳午的人也发
出歇斯底里的狂
叫。朦胧的灯光
中，十几个黑影忽
分忽合，就象一群
鬼魅在跳祭献的午
蹈。

我感到烦闷，
感到头晕，但是其
他的观众都深深地
被吸引住了。

“嘿，那摇得
最好看，最同节拍
的就是我的儿子，
跳得不错吧，唔？
——”

我朝发出声音
的方向望过去，讲
话的是个中年妇
女，矮胖的身子，
脸上涂满了胭脂水
粉，一张大咀，被
口红涂得鲜红，在
惨淡的灯光下，一

张一合的大咀，很有点怕人。

“是吗？真难得喔。噢，你看，我那小鬼，
就是高高瘦瘦的那个，跳得多有劲，他也跳得不
错呢？”舅母应酬着这“血盆大口”而自己也
跨起自己的儿子来了。

“哦，哼，哼……。我这孩子呀，平均每
月要开两次派对，这是时髦玩意儿，让他们玩个
痛快也是不错的。有人说，这是放荡，色情的午
蹈，我倒不觉得什么，那些土风午什么的，还不
是一个样儿。哼，哼，说起来，这种午才适合年
青人跳，他们年轻力壮，有力没处使，有气没处
发，通过这吵吵闹闹的一阵跳，气力发泄完了，
就完了，不会到外头去流荡，去为非作歹，做‘
三星’，这那有坏处呢。”血盆大口继续滔滔不
绝地说。

“嗯，你说得一点都不错。陈太太，你真好
命，有这样一个好儿子，将来一定会成为社会栋
樑的。”舅母一味奉承，敢情这是个富太太呢，
否则舅母那会这样恭维。

“那才说呢。我这儿子呀，虽然功课不行，
可是口才伶俐，又富有交际手腕，他爸爸说，再
过两年要他到公司里料理业务了，甚至可以考虑
给个主任他做。”

“成绩不好，毕不了业，没有文凭，还可以
当主任？”

“为什么不行呢？公司是我们自己的，要请
谁就请谁，谁也管不着。”那血盆大口愈说愈大
声，排开双手，得意洋洋地接着说：“文凭？文
凭有屁用！”

舅母被这豪言豪语唬住了，半晌没吱声，一
会儿才开腔道：“陈太太，你说得对，嘻，嘻，
……以后有机会，希望你也能提拔提拔我这个儿
子。”

“哦，小事情，小事情，只要我一句话，管
你有份工做。”

我一阵恶心，站了起来，转身走了出去。我
听不下去，我看不下去了。我需要宁静，我猛呼
吸新鲜的空气，我大踏步朝后院走去。

“怎么，你出来了？”我正在贪婪地呼吸着
清新的空气的当儿，后面传来了舅舅的叫唤声。

我转过头去，只见舅舅正向我走过来，手里
还拿着份报纸。我回答道：“是的。哦，舅舅，
你竟然在家，为什么又不参加他们的派对？”

“喔，没有时间参加了。囉，——”舅舅说
着拍拍手中的报纸，“明天跑马，要研究一下马
经。”

“对了，舅舅，我们是不是可以抽点时间谈
谈。”



“谈什么呢？我可没功夫啊。”

“关于表姐妹们的事。”

“不是好好的吗，还有什么好谈的？”

“舅舅，无论如何要抽出你一点时间来。你先坐下。”我拉舅舅在一张石椅上坐下，然后接着说：“表姐妹他们的发展方向很坏，象今晚的派对，那种午蹈，那种音乐，那种场面，都是一个的陷井，如果不及时给予纠正过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你既然认为不对，你就教导教导他们吧。”舅舅漫不经心地应着，一面又借着昏暗的灯光在看“马经”。

“舅舅，这单靠我一个人是不顶用的。我的意思是，希望舅舅舅母也要好好的约束和开导他们。……”

“都在这儿。喂，你们在谈论孩子的事吧？”舅母不知打从什么地方走了过来，“海儿，你自己讨厌这种午蹈，这种音乐，别人也就不许接近这些东西了吗？哼，别的不说，喂，老头子，今晚有许多高尚人家的子女啦，两个小鬼认识了这些人，以后就不怕找不到好门路了。”

“是吗？那可真不错呀。”舅舅应着。

“但是，舅舅舅母，你们也要知道，表姐妹们所走的，是一条极其危险的道路呀！你们难道不知道……”

“嘘，——小声一点，给客人听到了，那还得了？”舅母禁止我说下去。

“可是，舅舅，……”

“悟，我跟你讲，孩子长大了，谁都管不了的。你要他这样，他偏要那样，你也奈何不了

他。我们叫你来，只是要你帮忙他们搞好功课，其他的事，我们自然会斟酌处理的，你不必费心了。”舅舅抬起头来摆出严肃的脸色。

“咳，你们怎么不张开眼睛看得阔一些，远一些。他们这样子发展下去，就只有自取毁灭。……”我竭力想说服他们，但他们的态度，已使我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失败。

“好了，别尽说这些不吉利的話了。我看呀，你教不教都不要紧。”舅母瞪起白眼来。

舅舅不知是全神贯注于马经，还是默许舅母的话，静静的没出声。

我大失所望之余，只好说：“好吧，我也不想再谈些什么了。不过，临走前，我想再找他们谈谈。”

我们的谈话就到这里结束。

然而，我始终没有机会和表姐妹们谈。因为在这之后，我难得再看到他们，即使偶然碰到，没谈到两句话，就逡自走开了。舅父舅母对我也冷淡了，冷淡得令我呆不下去。于是，我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舅舅的家，回到阴郁的校园里去。

开学了，同学们都忙着缴费，买书，集会，时间在一片忙碌声中去，我也渐渐忘怀了表姐妹，只是有时听到人家高谈“刚强勇猛”和“社会栋梁”的时候，才偶尔想起了他们。久了，连这一点点的印象也消失了。

可是，一个紧急电话，又把我召了回去。



到了舅舅的家，一踏进门，就听到舅母的嚎啕哭声，我知道这回一定是发生了不寻常的事，能令舅母哭得这般凄切的事并不多。

我走到客厅，只见几个奇装异服的青年男女在围着舅母说长道短。我走上前喊道：

“舅母，发生了什么事？”

“唉呀，你现在才来呀，呜，呜，……天呀！”舅母睁开泪水蒙蒙的眼睛，看到是我，立刻提高声调哭道：“你的表弟，哎，我的心肝，现在在医院，在医院，……”

舅母讲到这里，再也讲不下去了。旁边的一个青年人向我简单地道明情况。

原来表弟昨晚和这班人去酒吧喝酒，酒后闹事，被人围殴，以致身负重伤，入了医院，舅舅和舅母曾去了医院两次，但因为表弟还在危险情况中，都没获准探视。刚才舅舅又去了医院，还没有回来。舅母因伤心过度，只好留在家里，等候消息。

“哎呀，你还在这里，还不快去医院看看！”舅母哭了一阵，喘了几口气，又对我喊道。

“好，好，我这就去，……”

“不必去了，我回来了。”舅舅的声音缓慢的，低沉的从厅外传了进来。

“啊，你回来了。到底怎样了，快说，快说呀！”舅母站了起来，扑向走进来的舅舅，一面大声问。

“刚刚动过手术，还没有机会看到，不过，据医生说，情形虽然严重，不过，当无生命的危险。唉，你放心吧，等一会儿，我再去看看。”舅舅扶着舅母坐下，伤心地说。

就在这时候，一位警察手中拿着纸走了进来，他带着询问的口吻问：

“请问这里是姓张的吗？”

我们一看到警察，神经都紧张了起来，以为表弟有什么不测了。舅舅更是带着恐惧的心情，颤着声回答：“是，是的，……，我就是姓张的，……”

“那么，玛莉是你的女儿？”

听到提起表妹，大家松了口气，舅母忙不迭地说：“是啊，她是我们的女儿。这臭货，一天到晚忙拍拖，昨晚又没有回来，真气人！”

“唔，张先生，有个不幸的消息告诉你，希望你听后，不要过份悲痛。唔，你的女儿跳楼自杀了，现在，请你到医院去一趟。”

“啊？”我们全都发出一声惊呼。

“我的女儿，我的玛莉，啊！——”舅母只来得及喊了两句，就晕过去了。

舅父对这竟似浑然无所觉，木然地站立着。

几个月后，表弟出院了。医生尽了最后的努力，也无法挽救他受损的神经——他成了白痴。

经过了这一次大变故，表姐妹们的影子却又萦绕着我的脑际，久久都不消失，这或许是由于一个又一个和他们所遭遇到的，一样的故事，不断在上演的缘故吧。

（续完）

專題

魯迅先生與中國新木刻運動



張 望

三

魯迅先生當年因深感中國新興木刻缺乏師資，而且又未得社會重視，故此將自己多年收藏，重價買回來的許多外國版畫，絡繹地舉行展覽，一九三二與一九三三兩年中又將新收集的各國版畫展出品較多，會場設在北四川路，千愛里與老靶子路日本青年會兩處，出品除蘇、法、德外，還有比、西、葡、美等國的。在每次展覽中均以蘇聯作品為多，這是魯迅先生所看重的。他所以又摻入其他作品，（風景，靜物，人物一類的版畫）也還是為了避免當局的注意之故。這次展覽的最末尾一天，他很早就到達會場，將帶來的兩冊“世界近代版畫集”，逐張細心地講解給到場的一群藝術青年欣賞。這較之收藏名畫以供大官兒玩賞的“藝術大師”們，真是天淵之別。

魯迅先生翻印版畫，也是不遺余力的。從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六年，八年中刊印的，除上述的“藝苑朝華”五冊、“梅斐爾德士之圖”“木刻紀程”等外，還有“引玉集”“北平箋譜”，“十竹齋”（中國固有木刻）“一個人的受難”（比國麥綏萊勒木刻連環圖畫），“蘇聯版畫集”，“死魂靈百圖”，“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集”，以上十餘種畫集大多數是魯迅先生自費印行的。他決不是象書店老板一樣為了圖利，也非借此點綴風雅，而是為了中國新美術工作者，他說：“我常常自己印書的原因，因為書店印的都偷工減料，不能做為學習的範本。”魯迅先生所編印的畫集，往往拿來贈送給藝術青年們。此外還編就：“E·蒙克版畫集”、“麥綏萊勒漫畫集”、“拈花集”等，可惜書未見世，先生竟永別人間了！

魯迅先生不僅介紹了中外版畫，同時也重視中國革命時期的畫報。在“一二八”前後，他熱

心地收集了許多當時左翼美聯以及其他地下秘密印刷的油印畫報，這些東西，自然遠不及橡皮版或玻璃版印刷的那樣精緻，但魯迅先生卻對一位送畫報去的藝術青年這樣說：“這些東西，過二十年後再拿出來看看，就覺寶貴了，你們在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環境，是无法保存的，還是讓我來替你們保存這革命的史料吧。”從這裡，也可見魯迅先生關切中國的美術與中國革命運動是無微不至的了。

四

魯迅先生對於美術，非常有研究，他每每在文章里，給私人的信里，參觀展覽會時，嚴厲地指出一種共通的毛病：平時創作不嚴肅，不寫實，避重就輕，粗制濫造的現象，以及深受形式主義毒素的影響，一九三四年他給西諦先生的信，曾這樣說：“凡則以為革命藝術，都應該大刀闊斧，亂砍亂劈，凶眼睛，大拳頭，不然，即是貴族，我這回之印‘引玉集’大半是在供此派諸公之參考的。其中多少認真，精密，那有仗着‘天才’，一揮而就的作品，倘有影響，則幸也。”

同年，他給一個朋友的信又這樣說：

“至今手法和構圖，我的意見是不問中國風和西洋風，只要看觀眾能否看得懂，而採用其適合者。……”（一九三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一九三六年魯迅先生在“蘇聯版畫集”序文中還警惕着中國青年美術家：“……我們的繪畫，從宋以來就盛行‘寫意’，兩點是眼，不只是長是圓，一畫是鳥，不知是鷹是燕，竟尚高簡，變成空虛，這弊病還常見於現在的青年木刻家的作品里，克甫兼珂的新作‘尼泊爾建造’是警起這種懶惰的空想的警鐘。”

再如同年十月，他在“第二回全國木刻展覽會”上又對美術青年講：“木刻最要緊的是素描

基础打得好，作者必要天天到外面或室内练习速写才有进步，到外面去速写，是最有益的，不抱什么题材，碰见就写，速写到对方一变动了原来的姿态时就停笔。现在中国木刻作者大多数对于人物的素描，应多努力。又若作者的社会阅历不深，视察不够，那也是无法创作出伟大的艺术品来的。同时应该真实，作者故意把对象歪曲，是不应该的。因之对任何物体必要观察准确透彻，

才好下笔；农民是纯厚的，假若偏要把他涂上满面血污，那是矫揉造作与事实不符的。”

鲁迅先生离去世前只十天，还奋不顾身，扶病亲去参观指导他一手栽培起来的全国木刻展览会，其孜孜不息，诲人不倦的精神，是我们永远不会忘记的。

我们将应加倍的努力来纪念鲁迅先生苦心哺育的功惠。（续完）

附 錄

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

——随感录四十三

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样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

——随感录四十三

中国近来其实也没有什么艺术家。号称「艺术家」者，他们的得名，与其说在艺术，倒是在他们的履历和作品的题目——故意提得香艳、漂渺、古怪、雄深。连骗带吓，令人觉得似乎了不得。然而时代是在不息地进行，现在新的，年青的，没有名的作家的作品站在这里了，以清醒的意识和坚强的努力，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

——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

后来所作的爽朗的江、浙风景，热烈的广东风景，倒是作者的本色。和北方风景相对照，可以知道他挥写之际，盖谗熟而高兴，如逢久别的故人。但我却爱看黄埃，因为由此可见这抱着明丽之心的作者，怎样为人和天然的苦斗的古战场所惊，而自己也参加了战斗。

——看司徒乔君的画

而新艺术家们勇猛的反叛，则震惊我们的耳目，又往往不能不感服。

——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

我并不劝青年的艺术学徒蔑弃大幅的油画或水彩画，但是希望一样看重并且努力于连环图画和书报的插图；自然应该研究欧洲名家的作品，但也更注意于中国旧书上的绣象和画本，以及新的单张的花纸。这些研究和由此而来的创作，自然没有现在的所谓大作家的受着有些人们的照例的叹赏，然而我敢相信：对于这，大家是要看的，是感激的。

——「连环图画」辩护

有精力弥漫的作家和观者，才会生出「力」的艺术来。

——「近代木刻选」(2)小引

魯

迅

論

美

術

團結就是力量

文娛廣場

——談「屋」

悅羣

「屋」片的題材很現實，它把掙扎在生活線上的勞苦大眾的悲慘境遇，給予直面提出，讓我們進一步看到這個光怪陸離的社會的住屋問題以及勞苦大眾處身水深火熱之中的苦況。

建築工人住屋難

徐天佑（李清飾）是一個勤懇的建築工友，他不知付出了多少血汗代價，從平地上築起一幢幢的高樓大廈，為這個丑惡的都市點綴表面繁榮。然而，為誰辛苦為誰忙，「高貴」的人兒一個個的搬進高樓大廈去安居了，但徐天佑的一家却得住街邊、陋巷，還要面對迫遷的逼害。

遠的姑且不说，單就申請土地一事，就够徐天佑傷透腦筋了。屋是快要被拆了，可申請地皮足足一年，却一點消息也沒有。迫遷而不配地，倒不知要人家怎麼建屋？住那里？「有錢能使鬼推磨」，這個天佑他是知道的，可是，平生積蓄下來的錢，就只有那麼一點兒，給了「咗咗鑼」，就不够建屋了。但老老實實的申請是無效的，在花了一些不正當的手續費以後，准証果然發下來了。這充份暴露了在当地腐敗官僚統治下，「衙門八字開，無錢莫進來」的不合理現象。

孤僻自私的性格

雖然徐天佑的家庭經濟拮据，可是他從來也不要別人的關心和幫助，凡事都要自己去闖（其實是蠻干）。影片通過對他的幾個生活片段的描寫，便讓我們清楚這個人的性格了。譬如阿德（文建平飾）把茶樓里的剩菜送到徐家，他不但不接受，還把孩子教訓一頓。搬家時候，路途是那麼遠，人手和材料也都不够，在最嚴重的情況下，他仍然頑固堅持，以致蒙受許多不必要的損失。

特別是當工友們開會討論向公司追回拖薪的尾數時，他不但不聞不問，連表示一下意見也不肯，只想湊現成的。又當一位多年同事大炮（梁衡飾），因腐朽的跳板折斷也跌傷了，他也顯得莫不關心，連上門慰問一聲也沒有。這幾個小事件，都充份地反映了徐天佑那種孤僻、自私的可怕性格。

當然，徐天佑不合群的孤僻性格並非天生養成的，影片通過小佑（梁小鈞飾）在學校師生檢討會上對父親的批評，指出了父親孤僻的性格，是因為有一次被壞人欺騙了（一竹竿打翻一船人

是錯誤的），才變成這樣子的。

各方的感情協助

雖然這樣，一些知道徐天佑苦況的工友和小佑的同學，都熱烈地主動協助他。有的揀來木材，有的借出工具，有的供應巴士、囉哩等交通工具。人多好辦事，於是，一座站在山崗上的小木屋，半天功夫就完成了；一塊面積不小的梯田，在一日之間也完成了。大家的努力，使徐天佑一家免受露宿之寒，免遭第二次迫遷之害。這次感人的事迹，徐天佑夫婦除了感激得熱淚滿眶而外，思想認識也大大提高了。

徐天佑認識了先前的錯誤之後，經過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馬上改過自新，前後判若兩人。他開始關心受傷工友大炮，毅然走訪慰問，這是他第一次到大炮的家，當他知道大炮的一家比他更貧困的時候，他毫不遲疑地決定把小佑的免費學額讓給大炮的兒子，不但如此，還親自做了一個拐杖，連同公司補回來的尾數，一起送給大炮，幫助他解決經濟難題。當颶風大作的時候，他也自告奮勇地加入搶救行列。對於徐天佑後期的轉變過程，影片做了細緻的刻劃，一點不含糊，並且給予熱烈的表揚。

團結一致力量大

颶風的侵襲，給勞苦大眾帶來慘重的損失，苦上加苦。不過，在好人好事不斷湧現的今天，其危害性已然大大降低了。從影片中我們看到，當別人的房屋首先受到颶風侵襲的時候，天佑毅然加入搶救行列，做到「先人後己」，這點精神是可貴的。當他回家發現自己的家園也被颶風破壞了時，先是悲憤，然而，很快便化悲憤為力量，他明白這次受害的不只是他一家。終於，在工友們的協助下，找到了失散的妻兒，而且通過大家的集體力量，迅速的把家園重建起來。

影片「屋」，向我們展示了一幅生動的，勞苦大眾同心協力與肆虐的天災人禍進行堅苦奮鬥的圖景；從而，對徐天佑早期的那種孤僻、自私的錯誤思想，進行有力的批判，對後期的重回集體中以及「先人後己」的英勇表現給予贊揚，給我們指出了一條正確的生活道路。

事實上，象徐天佑那種單靠個人蠻闖蠻干是要不得，行不通的。只有大家團結起來，發動「三互」精神，才能克服共同的困難，戰勝一切。這方面，影片給我們很大的啟示。



文 娛 廣 場

看 意 亂 情 真

何 川

談 文 學 創 作

记得在《屋》的宣传片上看到过这样的句子：「从生活中得来的故事，却有传奇性的情节。」

《屋》，我不曾看过，没有法子来说些什么。但在我看《意乱情真》的时候，这句话却不断地从我的脑子里跳出来——因为心里面总是觉得，用它来形容《意乱情真》这部影片，也是十分的合适的。

《意乱情真》是一部「戏剧性」异乎寻常地浓厚的片子，在这方面，它给予人们的观感，和一般普通的电影片子，是大不相同的；它的在短短的一点多钟的演出里，容纳了大量的情节、大大小小的矛盾，反而是接近于中国早期的几部成功的话剧作品，如曹禺的《雷雨》等。

影片所叙述的故事的发展，经过的时间长达四年，但是导演适当地在其间加插了一段倒叙的镜头，交代江素娴疯颠的经过。这样的倒叙镜头的应用，是需要的；它使到所有的情节，在数天之中发展完成，使影片的内容扎实了许多，给人以一气呵成的感觉。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李兆熊在进行编导工作之前，是很花费了一番心血，用以构思的。

此外，他故意採用「单刀直入」的手法，在影片开始时，让江素娴找到陈宝明的办事处去，认他为自己的丈夫；这样，观众很快地就被前半部戏的那一股悬疑的气氛所吸引住了，从而跌进了剧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为他（她）们的悲惨境遇而感伤，为他（她）们的欢乐而欣喜。

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影片开始告诉人们，在不合理的社会里，所发生的一个悲惨的故

事：一个善良的建筑工人，怎样在失业浪潮的冲击下，在为这个社会所维護的恶势力的逼迫下，弄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影片利用了这个经过重新组织的、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的故事，揭穿了表面繁华的旧社会的丑恶面目，对它作出了一次正义的控诉。

因为观众是一开始就被影片吸引住了的，影片的主题思想，很轻易的就能够作出淋漓尽致的表达，得到了很好的客观效果。

《意乱情真》这个利用悬疑的开始来发展「现实生活剧」（在没有找到适当的名称之前，暂时利用）的处理手法。应该是编导的一个新的尝试（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从影片的效果来看，这个尝试无疑是成功的。

在今天这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里，在错综复杂的社会里，的确是有着太多感人的各种类型的现实，等待着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去发掘出来、正确地加以反映的。

要使这些反映能够做到生动、活泼，那就得要求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敢于打破旧的框框子，努力地、大胆地（当然也要适当地）採用新的手法了。

从近来的正派电影公司的几部出品里，我们总可以多少地看得出编导们，是正在进行着这方面的努力的。希望在他们的积极的实践底下，有更多更好的新的手法，被创造出来。

二

基于对正派电影工作的拥護，对正派粤语电影工作者所正在进行着的「粤语片救亡」的工作的支持，我们以欣喜的心情，着重地提出了影片《意乱情真》的优点，加以褒扬。

基于相同的出发点，我想把《意乱情真》在

思想性方面的一些偏差，提出来和大家商榷。

这些偏差的所以出现，主要是由于编导在处理故事发展、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对先进的科学的文艺理论掌握得不够，对阶级观点还抓得不紧的缘故。

编导为了把《意乱情真》拍摄成一部所谓「泪中带笑，笑中有泪」的「悲喜剧」，把上述的建筑工人的悲惨故事，置于一个疯妇人（建筑工人之妻）认错丈夫的情节之下发展。

本来，这样的处理方法，并没有什么可以非议的地方。但是，就是为了这样的处理的需要，编导又塑造了一对未婚夫妻（陈宝明及李丽苹）的正面人物，而错误地让这对未婚夫妻以小资产阶级的身份出现。

这一来，编导的大部份精神又用在复杂，繁乱的情节发展的设计上，对这两个未婚夫妻及他们周围的一些人物的处理（本来，象这类不属于先进阶级的正面人物，要处理得好，就是难度较大的），就显得有一点力不从心了。

曾经在这份报纸的电影版上，看到一篇谈有关这个问题的评论文章，说《意乱情真》的编导，「以先进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来处理这两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物」。基本上，我是同意这一个说法的。

所以说「基本上」，因为从影片对陈宝明的某些言行的处理上，可以看得出李兆熊不是完全的忽略了阶级出身的问题的。

他曾经让陈宝明好几次埋怨李丽苹的收留素娴，让陈宝明对素娴的纠缠表现得很不耐烦，甚至要打电话把她送到疯人院。

可以看得出，编导是打算通过陈宝明的这几个举动，把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情绪，表现出来的。只是，由于这样一个表现的自然主义倾向（缺乏批判），以及它与其他方面比较起来的显得描淡写，因此，可以说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

三

从《意乱情真》这部影片，在处理手法上所表现出来的优、缺点，似乎很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让我们觉察到一个文艺创作上的重要的、关键的问题：任何提高作品的艺术水平的要求，是必要的；然而，这样的要求，是绝对的、一时一刻也不能脱离了先进的科学的理论的指导的。在创作进行的过程中，只要一有疏忽，毛病很可能就因而产生了。

这的确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所必须提高警惕、加以重视的。



工場詩鈔

給那些詩人

史紅

常看到象苗芒之流写“刷灰水工人”那样的“伟大诗篇”，觉得与我们建筑工人的生活实在相去一万八千里，于是，不服之余，写了这些：

请别再给我们谱那轻松的调子吧
可尊可敬的“诗人”
从早到晚为了一家生活而劳作的我们
没有你们那份闲情

一家数口的生活担子
压得我们喘不过气
还尽往我们的担子上增添重量
那争着起价的东西

起重机负荷过重钢线也会断
我们已经决心要把世界扭转
我们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歌
“冲冲冲”的节奏象升降机一样沉重激昂

註：升降机是搭在木架上的，
做吊石灰、砖等之用。

悼 俄 亥 俄 州

四 位 被 害 全 學

文 淇

你们还这么年轻、健壮
却有先知们的远见
你们勇敢的举起反战的旗帜
不幸在主战者的枪弹下轰烈牺牲

不是懦夫的灭亡
不是屈服在刀剑子弹之下
而是象英雄一样慷慨捐躯
为了世界的和平为了人类的正义

你们顽强的精神
象斯巴达英勇的战士
我们不用眼泪葬送你们殒落
让我们唱起英雄悲壮的歌迎着你们的归宿

把 眼 淚 忍 住

林 康

——写在一年前的五月四日之后

忍住吧，把你的眼泪
忍住！
在这个时候
不应该哭

抖擞起
沮丧的心神
迎着
倾盆大雨
跟上那万人的队伍
走前面的路

这不是
普通的去世
用不着悲哀
更不用哭
(不要平庸了
重如泰山的死)

这不是
普通的去世啊
看吧！
有多少穷人
就有多少
愤怒
有多少
良心未死
就有多少人
愈向风雨中
朝前面
赶未完的
路

心 聲

吳 亮

便宜的茶
下等的米
赋予我们一点的精力

一点的精力
我们献给工厂
我们献给工地

我们努力从事生产
我们埋头苦干
但是
我们的社会地位
为什么那样卑微
我们的待遇
为什么那样不合理

反對形式主義詩歌



史 彬

打开报纸的副刊、什誌或诗集，我们经常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诗作：什么“梦”啦、什么“雨”啦、什么“夜”啦、什么“贝壳”啦……总之，是一些远远地和劳苦大众的生活相脱离的“傑作”。由此可见，在马华诗坛上，吟风弄月的诗作者，还大有人在。

对于这些人，如果是普通的诗作者，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讨论、批评的方法去改变他们的观点，使他们认识到诗歌创作的真正目的；但假如对象是周槃之流，这类在再三受到批评之后仍然我行我素、执迷不悟的帮闲文人，他们有目的在宣扬形式主义观点，企图让形式主义的诗歌到处流毒，那么，任何一个进步诗歌的拥护者就都不容辞的应群起而攻之，决不能让他们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诗歌创作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东西，是上层建筑。因此，不管诗作者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他们的创作总是要反映出他们的主观世界，流露其思想感情的。在今天这个阶级社会里，任何诗歌创作就必然是诗作者的阶级立场的反映，换句话说，任何诗歌创作都是代表着一定阶级的利益的。

可是，形式主义者力图否认这一点。他们大言不惭，仿佛他们最大公无私，最不偏不倚，于是他们仿佛超然了，他们拚命的往死胡同钻，却飘飘然的以为很“自由”了，他们说：我们“不想把自己禁锢在某一个划好的圈子里”，我们要的是“最客观的立场”，“最客观的态度”。对于当前的具体事实，对于强骑在劳苦大众头上呼风唤雨的一小撮人贪得无厌地压迫与剥削劳苦大众的血淋淋的事实，他们却视若无睹，听若无闻。

形式主义者为了使更多的人和他们一起钻进诗歌的象牙之塔，钻进死胡同，于是力图把技巧的问题提到很高很高的地位上去，力图把人们的思想都引到技巧的泥坑里去，因此，他们往往避开诗歌的内容而一味大谈某某诗歌意境“很美”，构思“很妙”，仿佛诗歌创作只要达到这种地步，就是绝妙，就是「登峰造极」的好诗似的。

他们还大嚷什么“读诗是一种生活的享受”，“美永远是善良的人灵魂的粮食”，把诗歌创作视作娱乐，视作玩意儿，视作人们茶余饭后玩赏的东西似的。

这里，不妨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傑作吧：

我写诗

一行，一行

象你播着一粒一粒种子

你播种

一粒、一粒

象我写着一行一行诗句

童景：《写诗和播种》

象这样的傑作，能表现出什么有积极作用的主题呢？能给读者予什么样的积极的教育或启发呢？一句话，能给读者什么益处呢？显然，即使是一丝一毫的好处也没有，它完全是作者在那里无病呻吟，是文字的游戏而已！

可是，这样内容空空洞洞的文字游戏在形式主义者看来，那可完全不同了。看，林琼在他的一篇什么《新诗什话》的文章里就这样无耻地吹捧道：“把‘写诗’和‘播种’拿来比喻，真是妙笔生花，通俗可爱。比喻，是作者通过想象的联合而成的一种创造，好的比喻，能使文字生动有力，许多名诗都是比喻手法的绝唱呢！”（见《新诗月报》第十期）这种把肉麻当有趣的论调，真是任何人都不敢恭维。

我们新现实主义者向来都以为：技巧是表达主题的一种工具，是为主题服务的，它可以把先进的主题更生动、更活泼地表现出来，从而使作品起着更大更强的教育作用。技巧绝不是还魂丹，因此，对于任何主题歪、思想邪的作品，是无法起什么起死回生的作用的。相反的，它只能产生更恶毒的作用而已。诚如一个灵魂肮脏的人，纵使 he 如何的打扮，而最终其灵魂仍然是肮脏的，绝不会因为经过打扮而变得高尚起来、神圣起来。诗歌的技巧对内容的作用，也正是这样。

形式主义者为了使人们相信他们的那一套鬼话，于是极力的想把诗歌创作当作老虎屁股摸不得的东西，说什么诗歌创作是“严肃而有意义的事业”，却闭口不谈诗歌对读者应负的教育作用，这样的把卖弄技巧说成是“严肃”，把文字游戏说成“有意义”，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论调，亏他们也说得出口。象周聚这样大名鼎鼎的形式主义者，不是经常在高谈“写作的态度，应该是非常严肃的”吗？既然如此，我们却要问一下，究竟为了什么要“严肃”呢？

诗歌创作不错是一项严肃的工作，因为新现实主义者向来就是很重视和强调诗歌创作对读者的教育作用的。先进的导师说过：“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新现实主义者向来都强调要严肃的对待这一问题，深怕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失慎而不自觉的误导读者。

可是，形式主义者口里的所谓“严肃”，却只是针对形式而言。因此，周聚就这样地指出：“我非常反对没有将散文写好的人写诗”（见《新诗月报》第四期《诗歌座谈会》）。看，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怎能令人信服呢？象上述所引的那首《写诗和播种》来说，倘若用周聚的逻辑去看的话，其“创作态度”也应该是很“严肃”的吧？可是，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该作者在进行创作之前，根本就没有想过这样的傑作对读者会有什么好处！那么，这种态度那里会有一丝一毫“严肃”的味道呢？

形式主义者为了在诗坛上立得住脚，还把“感情”的问题也搬了出来。诗歌创作要有感情，这本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倘不如此，诗歌就没有生命力，好象一具僵尸。问题是：诗歌创作所表现的是些什么感情，所表现的是那个阶级的感情。

上面我们说过，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存在着敌对的阶级，存在着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压迫现象。“有压迫就有反抗”，因此，我们的社会里也一样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压迫、剥削与反压迫、反剥削的抗争，存在着变革社会的运动。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做为一个诗作者，他的思想感情是倾向那方面的呢？对被迫害的广大的劳苦大众有没有共同的感情？对他们的反抗支持吗？对他们要求变革社会的运动拥护吗？还是恰恰相反，对他们的遭遇视若无睹、听若无闻？把他们的行动视作流氓，给予打击？在这里，只有一个选择，绝无中立。

无可否认，任何一个有血性的人，都不能容忍任何诗作者站在与劳苦大众相对立的立场上来打击劳苦大众，打击他们正义的反抗行动！

于是，形式主义者企图摆出超然的态度，用他们的话说，是“最客观”的了，他们自称“与世无争”，自以为如此一来，就不会“禁锢自己在某一个划好的圈子里。”于是，他们置现实于不顾，在象牙之塔里吟风弄月，尽管一草一木，一鸟一石，也要大肆吟咏一番，以为如此一来，就是“与世无争”的表现：

冷露
这猫眼
总是深邃异常

它专拣怯懦的人
窥探
他们颤抖的心

詹荒：《露》

这样的诗，虽然没有支持、拥护劳苦大众，但也该没有支持与拥护压迫与剥削者吧？那么，这种思想感情应该是超然的了吧？不偏不倚的了吧？其实不然，因为这种思想感情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有闲者才会有的。请问高贵的诗人：当肚子里叽哩咕碌的时候，手脚都饿得发抖了，你们还会花呀草呀的唱歌吗？

尤其是这样的“风景诗”，其毒更甚：

长藤缘上瓜棚
青青的叶，黄黄的瓜
在阳光下闪光

浮云追落日
近树远山相看
象水彩画的情调

林琼：《农村即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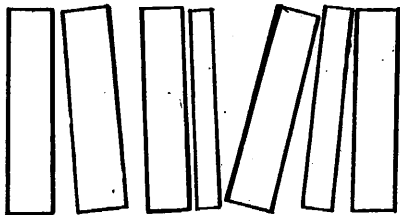
象这样貌似写景的诗作，实际上却已经直接的反映了诗作者的主观世界，反映了诗作者的阶级立场。试想，我们今天是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里，竟会有如此美丽的农村？如果真的如此，农民也就不会象今天这样苦难深重了。

说了这么多，仿佛这样的问题很新鲜似的。其实不然，早在三、四十年前，鲁迅先生就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过：“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地，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那些创作，并非别阶级的文化。”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

除了一小撮死硬分子准备沿着死路滑下去之外，我们希望一切被误导的诗歌写作者都应该觉醒起来，不要相信那一小撮人的鬼话，坚决地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人民而歌唱！

割 膠

蕭 村



舊文新錄

晨雾迷漫着山芭，从亚答屋里射出来的灯光，也变成灰蒙蒙的一团。夜来下了一场暴雨，水滴还不时从叶尖落下来，穿条单薄的衬衣，实在有点寒意。

低矮的亚答屋里，胶工蹲在炉灶前煮粥，湿润的胶枝，不肯燃烧起来，只好衔根竹管子，向炉腹里直吹。满屋子弥漫着浓烟了，弄得喉咙发呛，流着眼泪。

煮熟了薄粥，胡乱喝了一两碗，便把门下了锁。男的戴顶破毡帽；女的把长长的袖子放下来，他们挑着两只铅胶桶，匆匆忙忙地，向那绿海似的胶林走去。

胶工们神情倦怠，老头子咳嗽不停，喉咙里拉风柜似的；年青人的眼眶环着黑圈，脸上的酒气未尽消退。有的很心疚；昨晚在「牌九」堆上，又输了好几天的工钱，家里的锅子快要悬在梁上了。包着鲜红或蛋黄色头巾的女工们，大都惦记着：关在房里任其哭的孩子，自然也有一些少女，为了自己的欲望而烦恼着。

大家默默无言，杂沓的脚步声，冲破了清晨的宁静。每天，他们虽然各被不同的小事件苦恼着；然而，被现实生活的辗转和憎恨着这种非人的待遇，却是统一的。仇恨是在每颗心灵的深处跳跃着，在等待如火山喷发的那么一天。

二

晨雾笼罩着胶林，胶林象一片浩瀚的海。七十余年前，它们从新大陆的巴西，移植到马来半岛上来，那时，听说只有三百颗种子哩。华侨和马来人，就在它们身上，编织着金色的梦，用两只粗糙的手栽植它们，用汗，用血液，灌溉了它们，如今，漫山遍野的胶林，却落在别人的手里了。他们跟他们一手养大的孩子——胶树，被那些「高贵」的子民，无间断地奴役着，榨取着。

胶工们投进胶林里了，用钩形的胶刀，用快被榨干的精力，向胶树干，向生活，展开了搏斗。

浓密的胶叶，挡住外来的曙光，虽然天已明亮了，胶林里却仍旧黑蒙蒙的。树上的水滴，欲

欲地掉下，从未开垦的处女林，从深谷里，升腾起来的寒流，涌进了胶林，气候分外寒冷，比外面至少低了十度以上。

胶园主人为了省些工钱，锄草是不常的，每棵胶树都被酢浆草、雀稗和一些不知名的杂草包围着，长脚蚊，牛虻在它们的枝叶上安了家。早晨，成群结队地向胶工进袭着。

胶林里阴暗，动不得手脚，工人们头上缚了一盏油灯，借这微弱的光波割胶。从远地眺望，好象祖国农村的夏夜，那些在低空里流窜的飞萤。

胶工们紧张地工作着，锋利的胶刀，发出悉悉的音响，他们有的是螺旋形的割法：在胶干上划了半个圈，但都小心翼翼的，不敢绕过了树身的二分之一，因为割坏了，饭碗也会跟着打破。有的树皮上割着「Y」字或「V」字形……

技术都是满熟练，一棵棵的胶树，飞也似地掠过他们的胶刀。伤口底下，架着一个瓷杯，牛奶似的白胶汁，沿着划破的地方，慢慢地流进杯里。

芒草丛里，时有什么动物窜动的声响，胶树上也常蓦地扬起怪鸟的鸣叫，但这都不会惊动他们，清晨的时光是宝贵的，日头一上升，山林里特有的晓寒驱退了，胶汁便流不出来。

三

晨光从荫鬱的叶隙间，射进林子里，胶工们的灯光越显得苍白无力了。这时，从靠近了那座崇山的胶园尾，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胶桶声，胶工们不约而同地停下来，耸起耳朵倾听，脸庞上也露出惊讶的神色。

前些日子——天欲下雨的一个早晨，他们来割比平日早些儿，胶园里黑漆漆的，正象恶魔张开了巨口，冷风在树梢呼啸着，充满着恐怖的气氛啊。

胶工们默默地工作着。天刚麻亮，和野林子接壤的那边，也象今早一样地敲着胶桶，跟着，一阵凄厉的叫声扬起，胶工们齐向那个方向奔去：只见一顶破毡帽落在地下，胶桶滚在水沟里，那条用脚踏成的狭径，血迹斑斑，松软的泥土上面印着几个野兽的脚爪。这位伙伴被老虎噬去了。几个胆量较大的年青人，沿着血迹追踪上去，在山凹的灌木丛边，发现了一支血肉模糊的胳膊……

伙伴的不幸的死亡，曾一度使他们慄着，这也难怪，谁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呢？然而，生活比老虎更凶狠和残暴，为了几片「罗地」（面包）或者一碗稀粥，他们又渐渐把野兽的威胁忘掉了，照样，天还未亮，又象一群被赶进屠场的老牛，他们走入胶园里来了。……

桶声愈来愈急，胶工们都聚拢上去。村头那个佝偻的老妇，躺在胶树旁，胫间的伤口，鲜血滔滔地涌出。她的脸色惨白，嘴唇翕动着，白沫淋湿了胸襟，连呻吟的力气都没有。她是被山猪撞伤的。

几个女工扶她回家里去。其余的人摇头叹息，流着同情的眼泪，触景生情地咒骂着生活。不久，胶工又分散了，胶刀虽依然快捷地割破树皮，心却是铅般沉重：人的剥削，野兽的伤害，生活的鞭子，时时刻刻都在抽打着他们的心灵。他们的上一代，是驯服地被宰割着，直到他们钻进坟墓里，这一代，却能咬紧牙关，忍受着一切的迫害，他们透过模糊的血泪，瞧见了火种，火种在逐渐壮大，它将使黑暗的胶园光明，它将使他们冰冷的心，获得了温暖。

四

朝阳升高了，溶铁液似的光波，倾泻在大地上，山林间的冷气消逝了。胶树干的割口，不见胶汁在流动，遗留在它上面的白液凝结了，变成了富有韧性的胶丝。

胶工们手提着铅桶，把瓷杯里的胶汁倒在桶里，不时向胶干瞥了一眼，恐怕割法不对，树皮结起肉瘤状的伤疤，饭碗就会敲碎的。

收完胶水，常是中午了，强烈的阳光，蒸腾着山野间的湿气，胶工们常在这突变的气温下染病了！

挑着胶水，他们急急地向「公司」里走去。「财副」（书记）磅过重量后，算盘珠子打几下就发给工资了。胶工们的心里是明亮的，工钱也是七除八扣的，然而，这点亏似乎是「应该」吃的。

午后三点多钟，他们总算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可是，疲惫、抑郁、愤懑又开始围袭了他们，而明天更险恶的生活，又在向他们招手啊！

落 葉

林 西

落 葉

是树胶树落叶的季节了。

由落叶，不禁要想起西风黄叶的深秋，于是也想着那深秋的悲凉。

可是，且看那晴朗的天空中，毒烈的日头，正晒遍了本是浓荫蔽地的胶林的每一角落。晒，整个无精打彩的胶林似乎会晒得冒出烟来了，而一棵棵赤条条的胶树也象已经在无比的干渴中快要断气。

割胶的工人全身浸在汗水里，做工衫上厚积而又晒得发粘的胶渍，混和着汗水，发出难闻的气味，每个人都在艰难地呼吸着，强抑着休息一下的欲望，在树与树间，举动着疲乏而却又迅速的脚步。

一个下午，突然一阵大风大雨，于是，枯叶紧追着箭样的雨，从枝间射出；忽然又折转而在整个林间翻腾着，混乱而粗暴地飞午；忽然又都静下，只有雨在淋着，雨在响着，一望无边的胶林全象死了的。毫不壮观，也毫不悲凉，甚至还可以说毫无意思。为什么这些落尽叶子的树还是那么一副垂头丧气的倒楣样子呢？

树胶树的叶子在继续落着，胶汁一天比一天少着；于是割胶的工人一天比一天起得更早。五点么？晏了，在四点吧；哎，太阳一出来胶汁就不流了，又要再早些；于是三点半，在更早。

当天明还离得很远，鬼头鸟还在不知那里怪叫，而胶工们各各孤零零地散布在那黑暗广大的林间了。他们用头灯的光，照出了手中的刀，刀下的树口（注一），还照出咫尺之内的满铺落叶的小路。

你知道，这时天明还离得很远哪！而胶林之边就是重山叠岭的大树芭（注二），于是，有人听到什么动物的嘶声了；有一天，谁发现一片山猪的残骸；又有一天，谁一瞥眼间，刚来得及见

到一个大黑影，在林边一掠而过。

每个人听说过，或者见过，许多这样的新旧故事：就在这样黑暗的林间，两点绿色的眼睛来到身后，于是一个生命就此完结。但每人又都忌讳着提起这样的故事。

于是，在那黑暗的林间，常常响着急速的，敲打胶桶的声音。在声音响得不大平凡的时候，立刻全林间都响应起来，带着恐吓，更带着惊慌，震动着沉凝的空气，使枯叶纷纷落下。

树胶树的叶子在继续落着。

愿意在大毒日头下晒得昏眩而不能躲避么？更重要的，愿意已经减少了的胶水，每天每天地再减少下去么？如果不，那么，还是早点起来，更早点起来；嗯，是的，只能这样。

树胶树的叶子在继续落着。

他们，也有想到西风黄叶的悲凉么？

注一：刀在树皮上割开的创口。

注二：原始森林。

綠

当我沉着头，想着怎样写『落叶』时，旧叶落得精光的胶林，却静悄悄地，一点一点地带上一绿色了。

新嫩的叶子，刚脱去绽芽时的淡褐，是几乎透明的绿，好象随时都可以化成清凉的水滴落下。夜来小雨，第二天一早，叶子在微风中摇摆着，就真的落着一滴滴清凉的水珠了。

真快，一天比一天绿得多一点，一天比一天更绿一点；从『落叶』的纸上抬起头来，几乎突然地对着屋外的一片绿，我不禁有点迷惑。

在屋里，看屋外是一片鲜绿；走出屋外，落入眼中的就是无尽的绿；新鲜的，清凉的绿。空气也似乎变得格外新鲜，清凉；叫人想作深长的呼吸。

烏 鴉

丹 子

舊 文 新 錄

假如你初次到马来亚西海岸的巴生去，少不免带着多少好奇的心，欣赏着这怪异的景色——遍地乌鸦。

乌鸦，这全身漆黑，啼声粗涩的家伙，在过去迷信的习俗成见中，认为是不祥之物，是灾祸的先兆，有人还说乌鸦爱吃死人的尸体，所以，乌鸦就成为人们的仇视、诬害、排斥的对象！

可是在巴生，乌鸦不单是多，而且在草坪上、「巴杀」旁自由的觅食，在低空徘徊、叫啸，既不曾给人家目为不祥，也绝没有受到人们的迫害与排斥。听说许久以前，有人用枪射杀了两只乌鸦，给成群结队的愤怒的乌鸦把他一双眼睛也啄瞎了，因此，巴生的乌鸦，能够享受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生活。

其实，乌鸦有没有吃过死尸，还是一个疑问，何况这个罪名，就只是对良善的弱者迫害的一种借口，你想，乌鸦能够啄食死人的尸体，这不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时代吗？这不是「一将成就万骨枯」为着「攻城掠地」，而

演成「尸山血海」的时代吗？

然而，造成这种现象的，都安处高楼大厦，位居高官要职，却把这滔天罪恶转移到乌鸦的身上，这不是弱肉强食的社会中，许多良善者被迫害的铁证吗？

假如说乌鸦的出现或悲鸣，就是灾祸的预兆，那么乌鸦是够值得我们敬重的，不是因为乌鸦是先知先觉者，而是因为它是苦难的人们的朋友，告诉人们将面对着怎样悲惨的命运，不比那些把「未来」和「计划」当着空头支票的职业骗子！

我有一个天真的想法，乌鸦都应该回到这自由天地的巴生。

一位朋友却反对我的意见，他说：

乌鸦应该在每一个多灾多难的地方做一点工作！

一九四九年在马来亚

我走在林子里，深长地呼吸着。

林子里，连空气也变成透明而轻淡的绿色。割胶的人在树与树间，依然一样地迅速穿行着，象鱼游在有青草的湖底。

落叶终于过去了。他们，起身的时间也从三点而四点，而五点；而天刚开始亮才出门的也有了。还记得在落叶时，在无遮拦的，火一样的太阳下，那昏眩得象要卒倒的神色；那艰难的呼吸；和那难以抑制的，要休息的欲望。可是现在他们头上张着新的绿荫，他们的脚步，好象也轻松了许多呢！

『绿得多么好哇！』看见了这些绿，连心也安静清凉了呢！』有人在这么说着。

树上，又时时有猴子，在枝与枝间，敏捷地追逐、跳跃。

割胶的人，在树与树间依然一样地迅速穿行着，工作着。而每一个脸上，时时浮现一种新的

神色；象在沉思，象在冥想。

透明而淡绿的空气在风中，象湖水一样地轻轻盪动。

啊！好新鲜的绿！好清凉的绿！好清静的，叫人堕入沉思里去的绿！

我深长地呼吸着，沉思着，走出了林子。

我沉思着什么呢？哎，在我心中浮起、并且在动盪着的是什么呢？

我重又翻出『落叶』想着。是的，我终究艰难地完成它了。再望望屋外，一片新绿的上面，中午的太阳还是象火一样；但是就在这火一样的太阳下，旧的叶子虽然尽都凋落，也阻不住新叶的再发。并且就还在这火一样的太阳下，可以看到将来浓绿得发黑的日子。

我支着头，幸福地沉思着。

一九五〇年

文 壇

崇 漢

损伤了的眼睛，
触摸到这一角文坛、艺苑，
这一角弥漫着乌烟瘴气。
学阀、文棍、文姦、文丑、文奴，
如撼树的蚍蜉，
想阉割历史的真理。
黄色、灰色、现代派文艺毒潮，
如鬼巧精灵的瘟神，
蛊毒着善良的、昏睡的生灵。

生活掉进了幻想的迷宫，
好象被关在笼里的小鸟，
日子只能低着头淌眼泪。
思想堕入腐朽、邪恶的深渊，
瞳孔蒙上层层阴影……
啊！
我蘸着「文苑」没有芳香的污水……。

损伤了的眼睛，
触摸到新现实主义的文艺奇葩，
只有这一角开放着劳动人民的异香，
开放着生活真理的芬芳，
开放着理想、正义的鲜花。
努力耕耘呵，
不屈的文艺轻骑兵，
你是新时代的号角，
气概轩昂地走自己的路；
唤醒了多少迷离的鱼虾，
促进了多少飞跃的巨轮。

我一次又一次抚摸这鲜美的奇葩，
好象抚摸着初生的婴孩，
昂扬地挥笔千里，
寄与爱 and 一切希望。
蒙蔽的眼睛擦亮了，
温暖、明朗、团结、战斗……
是心和心的激盪。
这是生存的道路，

这是战斗、变革的武器，
千万人民苏醒的泉源。

在邪花毒卉泛滥的浊流里
亿万人民痛爱地
吮吸这奇葩的异香。
呵！呵！
这是永恒的真理！

短 歌 集

雷 明

静 夜

地球的这一边，
周遭是一片暂时的寂静；
地球的另一边，
正进行着正义的纷争！

在最静寂的时刻，
我听到了沸腾的人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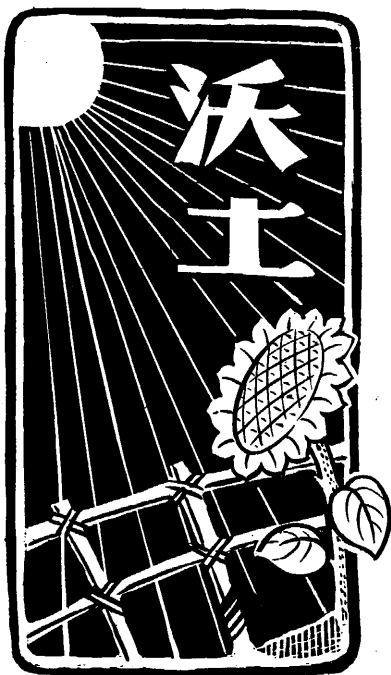
地 震

地下的烈火沸腾了，
地球不再沉默；
一声惊天动地的音响，
唤醒了酣睡中的人们。

血

战士们的血，
毫不吝惜地流出。
一滴滴的鲜血，
流在祖国的土地上。

为了祖国的明天，
你们不怕流血，
激昂地走向战场。
生命在你们的面前，
更加闪闪发亮！



奴才的下場

文心

「喂，平嫂，做呢这（样）多日没来买菜？今日的菜心又平（便宜）又好，来交关吗？」松标嫂一边洗濯着菜心，一边往肉摊望去，高兴地向正在选购猪肉的平嫂招徕生意。

「我这几日去新巴杀买哩！新巴杀真好哪，真多东西好送，有收音机、电视、风扇、雪柜、赢这里百倍。」平嫂把猪肉放进菜篮后，转过头来，说得口沫横飞。

「阿嫂，你的猪肉镬没（有）还！」平嫂正拟开步走，忽然背后扬起猪肉贩的声音。

「他！谈话谈到不记得，对不住，几多镬？」

「块八。」

「啊？没（有）送还这（样）贵，早知去新巴杀买。」平嫂甚不满意地从荷包里抽出一张红老虎来。

「阿嫂啊，你不知，行情不好，没卖这多镬，吾哩得去塞土。」肉贩边找钱边解释道。

平嫂转怒为笑地接过了钱，就逡逡地往松标嫂的摊位走去。

松标嫂眼看几天没来光顾的老主顾终于来了，喜出望外，赶忙展开笑脸，大声招呼。

「来，来，来，选看那样好？」

「会平不会？不会我是不买（的）啊。」平嫂蹲在地上，用手拨开满地的青菜。

「自己相熟人，一斤就算你三角钱好啦。」

「做呢甘贵啊？」细心地挑选那苍翠可爱的菜心，自觉十分满意了，平嫂才拉直了衣裳，徐徐地站了起来。

「二角啦！」平嫂终于开价了。

「加五占啦！这鬼日无落雨，菜隆众晒干去，菜车都收二角半，马拿（那里）可以呢？」松标嫂苦笑着说。

「好好，称四斤来。」

「喂！」

蓦地，一支粗犷沙哑的声音，惊醒了正低着头，全神贯注地在称菜心的松标嫂。她几乎吓了一跳。抬头一看，不得了，原来是这儿的土霸王——拐脚洪。松标嫂每次趁他把地租收完后，才敢来卖，不幸，「上得山多终遇虎」，今天到底遭殃了。

「哼！我已经派人监视你好久了。想做霸王生意是不是？哈哈，没那么容易，来来，快交出三块钱来。」拐脚洪滚动着一双三角眼，穷凶极恶地，摆出一副狗官相。

「洪头家，我只是借用十分钟，将菜卖给几

个熟客而已，你就要我三块，多隆容情我还一块吧。」松标嫂边说，边往衣袋里掏出仅有的一块钱。

「有有有，三块就三块，你要交不要？」拐脚洪是厚黑学的忠心读者，诨谀谄媚，欺弱捧强，恃势欺人是他的拿手杰作，松标嫂的求情，反而使他洋洋得意。

「你不还，我就叫马打来啦，看你下回还敢不敢不还？」

「多隆啊，洪头家，我这阵（目前）袋里只有一元，待我卖了菜再还你。做做好事啊，头家。」泪水沿着松标嫂瘦削的双颊涔涔淌下。

「哼！惊你不还！」拐脚洪眼看自己得胜，内心一阵喜悦，傲然把松标嫂手中的一块钱抢过来，随后得意地扬长而去。

二

以后，旧巴杀的小贩都陆续搬到新巴杀，只剩下数栏熟食摊，仍旧照常营业。

我们的面摊，隔邻的粘汁摊和客嫂的粥摊，并不受新巴杀的收买政策所影响，因为我们的顾客们都是在买菜之余，「专诚拜访」的。

那是一个热闹的星期天，由于是工人休息的日子，所以我们的摊位顾客如云，座无虚席。虽然是全家出动，我们还是手忙脚乱，不能应付。

「喂！收租，收租！」拐脚洪挤在人群中，粗声野气地大嚷道。

「干面五毛，水面三角三碗……」

「云吞二碗……」

「给我一双筷子和一只汤匙。」

「做什么我先叫总免来？……」

吵杂，忙乱，使我们没留意拐脚洪的存在。

「收租，收租，我没功夫来这里等，快点呀！……」

听到他的铜锣响，我立即放下碗碟。

「妹啊，这碗面拿去巴杀内。」

「洪头家，请等一下。」我从父亲手中接过面后，就急不及待地走入巴杀内。

三

当我回到摊位来时，只见遍地碎碗碎碟，狼籍不堪，爸爸正和拐脚洪理论。看情形，这无疑是拐脚洪的杰作，顾客们对拐脚洪的恃势欺人，义愤填膺；个个怒目而视，有者且挥脚弄拳，要打拐脚洪，但为众人所阻，拐脚洪眼看情势不妙，缩尾而逃。

爸爸愤懑之极，不甘受辱，毅然把摊位迁移到新巴杀。

第二天早上，拐脚洪带领了一群爪牙，携斧搬锤，大拆我们的避雨棚、沙厘顶。

四

一天下午，我正要去上课，路过旧巴杀，却见路旁挤满了一群人。我趋前一看，拐脚洪，他仰卧在血泊中。

「活该……」

「呸，拐脚洪，你到底有这么一天！」

「……老天有眼。」

人群中响起了一阵阵咒骂的声音。这是谁给这奴才的惩罚呢？

家 鄉

鍾 浩

黄泥路哟长又长，
两旁起伏着绿浪，
车车梨香送千里，
金钱滚进老板囊。
种梨人儿愁吃又愁穿！

蓝山笑盈入眼帘，
棕苗翠绿遍山腰，
山脚胡椒丛丛绕，
收成日卖给土商，
过手究能换得几斤粮？

胶林连绵处处凉，
棵棵胶树挺直腰，
家乡亲人的生活苦，
一日割胶几百株，
胶价猛涨还是两块多。

寫給可敬的朋友

錦亮

朋友们，
你们才是社会栋梁；
你们善于学习，善于斗争，
尽最大的努力，运用智慧，
要把人类社会，
改造得幸福、美满。

朋友们，
你们承继了先烈们的遗志，
走向光辉灿烂的目标，
你们经过了艰苦而曲折的道路，
表现得英勇、坚强。

朋友们，
你们献身给祖国，
你们可贵崇高的行为，

值得歌颂，值得赞扬。

我們與你們不同

關予

我们与你们不同
我们是伟大的人民群众
你们是渺茫的一小撮

我们与你们不同
我们是奴隶的后代
你们是上帝的宠儿

我们与你们不同
我们是推动历史的巨轮
你们是阻碍巨轮前进的绊脚石

我们与你们不同
我们是坚固不破的铜墙铁壁
你们是一擢即穿的纸老虎

沃土

朋友們團結起來

廖 盛

尽管我们常听到有关当局的消灭黄、灰色文化，提倡健康文化的口号，但实际情形又怎样呢？夜总会、酒吧林立，电影院里大量放映「成年人电影」及哭哭啼啼的所谓「爱情文艺片」，书摊上摆着的全是些琼瑶式爱情至上的灰色小说及所谓儿童益智但内容色情透顶、荒谬怪诞的漫画小说，唱片店里所播送的是「我要放荡，我要刺激」「爱你也深、恨你也深」等靡靡之音。

这些东西，就好象毒药般腐蚀着青、少年们的身心；这些东西的存在都是人为的，其目的相信很多人都会明白。

最佳的传播媒介在大量宣扬黄、灰色文化之余，还大搞「歌唱团」「午蹈团」。据有关方面

的解释，这是为了培养我们的歌唱人才和表演人才！但「歌唱团」唱的仍是些「负心的人」「今天不回家」等颓废歌曲；「午蹈团」表演的，也是些穿了露腹、裸腿或半透明服装的，下流色情的现代「午蹈」。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才」？

鼓励这些东西传播，就有如鼓励人们吸大麻、吃迷幻药、过「喜痞士」式生活，后果一样的是使人们步向堕落、消极、颓废，感染不健康的情绪的。很明显，有人是想借此来达到其什么目的。

朋友们，团结起来！把这些牛鬼蛇神都揪出来，揭露其丑恶的面目！！把一切黄色、灰色、颓废的魔鬼统统铲除掉！！

鴻來者讀

編輯部輯

虽然我们的表现，是那么样的差劲，我们的水平，是那么样的幼稚，但是我们所得到的、大家给我们的，却是最慷慨的、最高度的、最没有保留的爱护与支持。

在《奔流》创刊号发刊后的第二天，我们就开始不断地收到许多内容扎实的作品，以及大量令我们既感到欢欣鼓舞，又感到汗颜的充满着热情的来函。

我们一致决定把这些来函选择刊出，希望它成为鞭策我们、鼓励我们的一种动力。

编辑先生：

自从马来半岛之「浪花」刊物被命停刊后，我感到非常的愤怒和伤心，今能见到贵刊，「文艺生活」，「青年文艺」在星岛出版，心中之快慰一阵一阵飘来，其中之兴奋实是文字所难形容。我们喜爱这种书，无异的它是为正义人民说话的。我们的祖国马来亚的大部份人民仍在睡梦中和黑暗中摸索。我恳切地希望贵刊以及上述其他刊物的工作人员努力耕耘吧！但愿你们的指点能把大部份人从睡梦中唤醒过来，并借阳光把黑暗中摸索的人们引上正轨吧。

我是一个不善向人道谢的人，关于你们的出版，就让我说一句浅白的话：让我以工人热诚的心向你们致谢吧！

七〇年五月廿日 古来·培上

《奔流》编者先生：

对于贵刊同人在目前的形势下能致力于正派文艺工作，我感到无限敬佩，谨此祝愿贵刊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对于贵刊创刊号，我感到似乎还有这方面的不足：即反映工农大众这方面的文章不足，这样，塑造工农群众的伟大形象也就无从谈起了。但这方面，则是正派文艺工作应努力的方面，未知贵刊同人以为然否？

谨此并颂

编安！

一九七〇年五月廿七日 莊××

编辑先生：

在书摊上，我发现了一本薄薄的书，那黄得发亮的木刻图封面，及那《奔流》两字，引起我的注意，那是中国当时由鲁迅先生主编的文学刊物，于是我买了本，花钱三毛。

我仔细的翻看，发现了许多“言人之不敢言”的文字，我煞时觉得痛快，我终又找到一本年青人所须要的刊物了。里面的新民歌、我未曾见过，我万分的喜爱这些充满活力的民歌，它歌颂出“劳动群众不断高涨的劳动干劲、生活热情，和改造世界，征服自然的磅礴（石旁）气魄，雄伟决心。”《鲁迅先生与中国新木刻运动》极能使我们年青一辈了解鲁迅先生及其同志与恶势力的斗争，给我们很大的鼓舞。其他作品均比现代“自然主义”与“意识流”之作品，或挂着“现实主义”牌子，致力奉承的作品，好过许多，唯篇幅似觉太少。

“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可诅咒的时代。”我祝福着《奔流》永向着鲁迅先生的道路向前进！

一读者未名

奔流稿約

■《奔流》的版位，是公开的、又不是公开的。■对于一贯颠倒黑白、美化丑恶的大小虫豸们而言，不管他们是「名流」、是「才子」、是「中流砥柱」的文坛「主将」，《奔流》绝不是让他们放毒的场所。■对于愿意把文艺作为驱赶黑暗、迎接光明的斗争武器的人们，我们表示最真挚、最诚恳、最热烈的欢迎。■我们尤其感到需要的，是有份量的文艺批评、报告文学及小说的文字。■为了使《奔流》更能符合要求，我们也希望大家把对它的批评意见，以书信的方式具体地告诉我。

■編輯部

奔流月刊創刊誌慶

志向刀叢覓小詩

培珍氏萍美者
國名雅愛好
吳美無蔡鄭愛賀
北福琴清文藝
王永月秀一羣
今王月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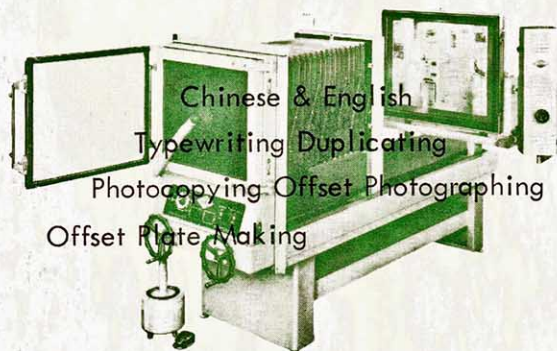


大眾影印服務社

MASS GRAPHIC ARTS SERVICE

No: 37, NORRIS ROAD, SINGAPORE, 8.

TEL: 23474



Chinese & English
Typewriting Duplicating
Photocopying Offset Photographing
Offset Plate Making



中英打字
油印影印
柯式攝影
柯式製版



華星

文化企業公司

341, JALAN MEMBINA BARAT, SINGAPORE, 3.

TEL: 649847

代理 發行
編寫 出版